

少年与狗的奇幻漂流

勇敢的心

1

明仔奇遇记

李牧雨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P5/1

少年与狗的奇幻漂流

勇敢的心

明仔奇遇记 1

李牧雨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仔奇遇记. 1, 勇敢的心 / 李牧雨著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411-5063-0

I. ①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7665号

MINGZAIQIYUJII: YONGGANDEXIN

明仔奇遇记1: 勇敢的心

李牧雨 著

责任编辑 卢亚兵
封面设计 叶茂
插图绘制 刘佳逸
责任校对 王冉
责任印制 喻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6.25 字 数 130 千
版 次 2018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063-0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目 录

CONTENTS



- 1 山那边是什么/ 001
- 2 长了腿的谣言/ 011
- 3 到城里去/ 023
- 4 也许，我的爸爸是警察/ 035
- 5 我们走吧，王富贵/ 046
- 6 糟糕的旅途/ 059
- 7 “我是一片云” / 072
- 8 欢迎来到平安巷/ 083

- 9 风爷爷/ 098
- 10 跟我回家吧，爷爷/ 111
- 11 裤裆巷的铁鹰/ 125
- 12 二丫和马六一/ 137
- 13 你为什么要帮我/ 150
- 14 意外的相遇/ 163
- 15 陈一平的故事/ 173
- 16 对不起，孩子/ 185





山那边是什么

世界上还有比榕树村更美丽的地方吗？

——没有了。

世界上还有比大青树小学更好玩儿的地方吗？

——没有了。

世界上还有比东方明更快乐的男孩儿吗？

——没有了。

是的，就在一天之前明仔还一直认为自己是榕树村，不，是全世界最快乐、最幸福的小孩子，可是就在昨天之后，明仔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了。

说实话，从小到大，东方明还从来没有受到过一丁点儿委屈呢，因为他有一对最宠他爱他的父母：东方远和王春花。他相信，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东方远和王春花都会保证他过着眼“赵子龙”和“王富贵”一样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。别看他们自己的事情干得不怎么样，东方远只知道侍弄他的蘑菇，王春花只知道绣她的花，但他们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



妈，这一点明仔敢向全班任何一个同学打赌。哦，顺便说一句，“赵子龙”是明仔养的大白鹅，“王富贵”是明仔养的大黄狗。它们从生下来起就一直在明仔家过着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。也许就是因为如此，明仔从小就是一副快乐儿童样儿，长着一双总是在笑的大眼睛，一个大大的脑袋，一对大大的招风耳，按大人们的话说，就跟年画里的招财童子一样，人见人爱。他不仅是爸爸妈妈的宝贝，还是爷爷奶奶的心肝儿。看看那些书上、电视上，都说农村孩子是如何不幸，如何困难，明仔才不是这样的呢。

可是，自从发生了那件事，明仔的世界整个就变了。

就像村西头喜欢说书的毛老汉说的那样：此事说来话长——
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

所有的事情坏就坏在那个超级倒霉的孩子麦子黄身上。

麦子黄，你要倒霉就自个儿倒霉吧，你干吗要牵上我东方明呢！明仔心里不住地叹气。

如果问明仔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谁，那毫无疑问就是麦子黄了。在榕树村谁都知道，麦子黄就是东方明的影子，一个最铁杆的跟屁虫。谁要是第一眼看见东方明，那他第二眼看见的绝对是麦子黄。他们俩从小到大经常是同穿一条裤子、同吃一碗饭，就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双胞胎。要想找明仔，去问麦子黄；要想找麦子黄，去问明仔，绝对一找一个准儿。

明仔甚至认为，即使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把他抛弃了，麦



子黄还是会一直跟在他身后的。

当然，他也永远不会抛弃麦子黄的。

可是，就是这么一个好得不能再好、铁到不能再铁的朋友，昨天却让他遭遇了一件世界上最要命的事儿。

昨天本来是个难得的星期六，爷爷说过，要带他到城里去看戏的。爷爷是个标准的戏迷，最喜欢锣鼓喧天的川剧，甭说那些老掉牙的川剧折子戏他能倒背如流，就是那些新编的川剧，他也能摇头晃脑地来上几段。在榕树村，跟爷爷有着相同爱好的人还不少呢。像村主任清泉叔，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县剧团待过，拉得一手好胡琴，还会打鼓，村里每次开戏，伴奏的人就是他了；麦子黄的爷爷也会唱戏，从小时候起就是明仔爷爷的最佳拍档；村西头铃子的妈妈花二婶，更是最“专业”的演员，除了能唱好多戏，她家里还有一个大箱子，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、漂漂亮亮的戏服，年轻的小媳妇、大姑娘们最喜欢到她家去试那些戏服，边试边吃吃地笑个没完；另外，像二癞子，早年在县城武术班学过一点三脚猫功夫，平常好舞刀弄棒的，自然而然成了榕树村的“武打明星”，遇到武打戏，他也能凑合着上去串两把；再有就是村里说话最有趣、人称老顽童的柏二爷，整天乐呵呵的没个正形，所以，丑角戏非他莫属；除了这些比较专业的演员，像本来不会演戏的刘四爷、马五叔，也都总争着上台，哪怕就是演一个站在后台不出声的、像呆瓜一样的跟班，他们也很乐意；甚至有些年轻的小伙子，抱着吉他想参加乐队……这么多人凑在一起，就不愁搭不成一个戏班子啦！有人给这个戏班子取了一个



名字：“榕家班”。远近村落的人都知道榕树村有个经常唱戏的“榕家班”，很多人还不怕路远跑来看。去年秋天，县电视台到村里采访新闻，记者们无意之中看到了“榕家班”的演出，拍成新闻在电视上一播放，“榕家班”就更加有名了。

一到夏夜，收完工吃了夜饭，人们端着凳子、竹椅三三两两地在村头的那棵大得不能再大的老榕树下聚齐，演出就开始了。

这是一片足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坝子，一棵老榕树把坝子揽在怀里，榕树上架着一个高音喇叭，清泉叔从自家屋里牵出一盏足足有200瓦的电灯，把院坝照得透亮。明仔和麦子黄总能抢到一个最好的位置，坐在凳子上眼巴巴地看着爷爷叔叔们出场。一般来说演员是不化妆的，演出也是想起什么演什么，甚至是由清泉叔的胡琴说了算，他拉什么调儿大家就唱什么。大家第一个要听的，就是爷爷那副清亮清亮的好嗓子。花二婶说，爷爷的嗓子好得像一匹上好的绸缎，滑溜溜的。明仔和麦子黄照例坐在院坝的最中央，咧着大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爷爷。爷爷一上了台，就像被神灵附了体一样，精神焕发，眼睛透亮，他甩的高腔好高好高啊，仿佛能高到月亮上去，明仔一点都不怀疑就是站在村边的山顶上也能听见。柏二爷的丑角上场了，用棉花做的白胡子一翘一翘的，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；花二婶正经八百地换上了她专门在城里定做的戏服，化着红红白白的古代女人的妆，捏着手巾上了场，把一个受了虐待的小媳妇演得凄凄惨惨。她在台上哭哭啼啼，婆婆婶婶们在台下跟着抹眼泪……等到戏唱完了，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，一直到第二天人们还在谈论着戏里的情



节，大家一致认为还是明仔爷爷和花二婶唱得最好。

村里这样的演出从明仔懂事以来就开始了，虽然演员们唱来唱去都是那些老戏、老词儿，大人小孩儿都能背了，但所有的人还是很喜欢。

明仔喜欢那些无忧无虑的夜晚，喜欢那些在夏夜里绕着电灯飞来飞去的妖蛾子，喜欢旁边麦子黄那双臭运动鞋发出来的怪味儿，喜欢小伙伴们在坝子里打打闹闹的情景，喜欢那些沉浸在戏里随着剧情一起怒骂、一起大笑的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，喜欢那些蹲在树上悄悄地听戏的猫头鹰……对了，那些夜晚，连猫头鹰都听得出了神，忘记去捉耗子了。老榕树下的夜晚是村里人最开心的时候。

爷爷最喜欢唱的是《林冲夜奔》，明仔把那一折戏都听熟了，甚至还记住了一些非常难懂的词儿：

恨高俅心如虎豹，
逼得俺夜走荒郊。
但愿早把梁山到，
誓把你奸贼尽扫……

爷爷对自己这段戏得意极了，一定要教明仔也学会。明仔私下里却觉得那个林冲真是倒霉，堂堂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，武艺高得不得了，在梁山好汉里也是数一数二的，却被只会踢足球的高俅搞到妻离子散，最后发配到沧州去看守草料场，真是衰到



了极点，心里就很不得劲儿，说什么也不肯学。

爷爷很生气，说：“唉，完了，我这点儿家传的绝活算是完了，当年你爸爸就打死都不愿意学，现在你也不愿意学，完了，完了！要知道，这可是你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呀！咱们东方家的文气儿到你这一代，算是断了，唉！”

明仔眯着眼说：“爷爷，难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喜欢唱川戏？”

爷爷说：“那当然！身为一个四川人，不喜欢唱川戏，那简直就是忘本！要想让四川人不唱川戏，就等于让他们不吃辣椒一样，那是要出人命的，晓得不？”

明仔大不以为然，耸耸肩，赶紧溜走。

前天爸爸到镇上送蘑菇带回来一个消息：省城的川剧院明天要到镇上来演出，听说有最好看的《巴山秀才》，由全省最棒的川剧名角段玉楼亲自来演唱。爷爷一听乐坏了，唠唠叨叨地说一定要去看，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要去，还要把明仔也带去。明仔对看戏不像爷爷那么上心，但是如果能去镇上，那就太好了，他可以去镇上的书店看看新的《哆啦A梦》来了没有，他可喜欢那套书了。对了，还有最新版的《哈利·波特》，他早就想要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明仔就和爷爷出发啦。

明仔的家在远离村子的一片绿油油的青杠林里，那是一片略微高于整个村子的小山冈，山冈上全是古老高大的青杠树，远远看去就像一片绿雾，又像滚滚麦田里的一座绿岛。林子里有斑鸠、布谷、麻雀、燕子等野鸟，还有爷爷养的几大笼鸽子；树下



常年跑着奶奶喂养的鸡和鸭，甚至还有一群懒洋洋的火鸡，两只整天无事可干、只晓得傲慢地踱来踱去的蓝孔雀。而看管这一切的，就是“王富贵”。“王富贵”是外婆送给明仔的生日礼物，当时还是一只刚刚睁开眼睛的小胖狗呢，因为是从王家来的，明仔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“王富贵”。王富贵是一条尽职尽责的看家狗，有了它，陌生人别想靠近青杠林一步。

爸爸的蘑菇房就坐落在青杠林的深处，那是他最骄傲的事业。这几年东方远的蘑菇越种越多，名气也越来越大，大到自己一个人干不行了，就雇了几个工人，也就是同村的几个叔叔大婶。爸爸和工人们整天闷在高温潮湿的蘑菇房里，收割了蘑菇，就由爸爸开着一辆小货车送到镇上去。按爷爷的话说，东方远的事业是越来越像模像样了。明仔的幸福时光，多半也是由那些长得肥头大耳的蘑菇带来的。可是，明仔对蘑菇不感兴趣，他喜欢青杠林，但不代表他要喜欢林子里的蘑菇房。有时候，东方远会把明仔带进闷得像间牢房的蘑菇房，指着那些星星点点、怪头怪脑的小蘑菇说：“儿子，这是爸爸的事业，也是为你开创的事业，这份家业，以后都得由你来继承了！这些蘑菇，以后都是你的了！”明仔心里就嘀咕：“我的？我没说我要要啊！如果以后我就要在这蘑菇房里过一辈子，天天守着这些不会说话、不会笑的蘑菇，那可真要了我的命！我才不干呢！”

东方远看着明仔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心里就明白，儿子的心不知道又飞到哪里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东方远挺害怕看到明仔发愣的样子。每当他一发愣，东方远就知道，儿子准是又在神游



万里了。这样一来东方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

明仔不喜欢蘑菇，也不喜欢蘑菇房，明仔喜欢躺在青杠林里望着天空里飘飞的白云发呆。大多数时候他也不太爱跟小伙伴们在一起，甚至是麦子黄。他就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最多有王富贵陪在身边就行了。他可以什么也不做，书本扔在一边，眼睛迷迷茫茫地盯着天空，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傻笑。一看到儿子这样发傻，东方远的心就揪紧了，虽然明仔就在身边，但他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。

东方远心里充满了忧伤。他知道儿子总会长大，每一个长大的儿子都会有父亲够不着的时候，但他还是充满了忧伤。

有时候，明仔会站在青杠林的最高处，望着远方的山岭出神，一出神就是老半天。

“爷爷，山那边都有些什么呀？”望着望着，他会突然发问。

“嗯？山那边？山那边是百花大队，有四个村子，跟我们这儿一样，还不就是些农田、水稻、麦子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是说山那边的很远很远的地方，都有些什么东西？那里有什么人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那里的人和我们一样吗？奶奶，你告诉我。”

奶奶费劲地思索着：“哦，山那边呀，奶奶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，无非就是像你爷爷说的那样，除了百花大队，还有森林、公路，其他的，奶奶就知道了。”

“不对，妈妈，你告诉我。”

王春花永远都在刺她的绣，那些精美的刺绣作品是要运到



国外去赚钱的，她会绣熊猫、竹子、芙蓉花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古代仕女图。妈妈的手巧极了，是村子里最好的刺绣能手，她的作品供不应求呢。可是，明仔希望妈妈不仅会刺绣，还会干点其他的，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给他读读故事、讲讲童话什么的，就跟电视里那些城里孩子的妈妈一样，过生日的时候还会把美丽的小卡片藏在她的枕头底下，那样的妈妈才是真正的好妈妈。王春花只知道给他做饭、刺绣，没完没了地做饭、刺绣……瞧瞧吧，就是这个问题，看看她是怎么回答的：“山那边啊？明仔，你为啥一天到晚都要问这些无聊的问题呢？你管山那边干什么呀，那不是你关心的事儿……”

“妈，不，我就想知道山那边还有什么，你告诉我嘛！”

“好，我告诉你，山那边啊，是你外婆家，你去过的啊！”

明仔把头一扭：“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山那边是不是城里？城里是不是都跟电视里面讲的那样？有好宽好宽的马路，有高到云彩里的高楼，还有电梯、大商场，还有好高好高的铁塔……”

“我告诉你明仔，”爸爸走了过来，站在他面前，严肃地说，“我告诉你山那边都有些什么，你不用再猜想了，也不用天天站在那儿看，从小我就知道，山那边就只有一样东西——”

“什么呀？”

“山那边，还是山。”东方远说完，走开了。

明仔一个人站在那儿，呆呆的，直到星星出来，直到月亮出来。



青杠林的夜晚，是多么寂静啊！

远远地，爷爷坐在月亮坝里一边编竹筐一边看着远处一动不动的明仔，说：“唉，他为什么非得要知道山那边有什么不可呢？”

“是啊，你说这孩子，一不缺吃二不缺穿的，我就不明白，他那小脑袋瓜儿里一天到晚到底都在琢磨些什么？尽想一些上不挨天下不沾地儿的事情。”奶奶摇着蒲扇，叹了口气说。

“这孩子为什么生来就跟咱们村其他孩子不一样？他那眼光总是迷迷瞪瞪的，有时候就像掉了魂儿一样，唉，麻烦！”爸爸说。

爷爷说：“我瞧这孩子，他的心野着呢，也许，将来他长大了会走出这个村子，我们管不住他的。咱们这个村子太小了。”

奶奶说：“不管他走到哪里，他都是我的孙子，还是我的明仔。我相信，明仔不会丢了他奶奶的。”

王春花望了望明仔，忧心忡忡：“孩子他爸，我常常在想，咱们明仔从小就心大，是不是跟他的……他的来历有关系？他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榕树村，我真担心，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离开我们了！”

东方远一听，大为气恼，指着妈妈说：“你瞎说个啥！什么来历，什么不属于我们村？这些话你怎么说得出口？明仔是我的儿子，从盘古开天辟地那一天起他就是我儿子，他不属于榕树村他属于哪里？听着，以后这样的话绝对不许再说！更不能让明仔听见，明白吗？”

王春花连忙点头答应，但还是不住地叹气。

长了腿的谣言

榕树村的早晨真美呀！

一层轻雾把小小的村庄和整个山岭、田野拢在怀里，就像一个温柔娴静的母亲怀抱着婴儿那样。村子里有些人家的屋顶上飘着炊烟，巷子里隐隐传来一两声狗吠。

爷爷带着明仔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拐上了村头的小马路。小马路溜光溜光的，那是清泉叔带领着全村人刚刚修好的水泥路。路边就是那条清清亮亮的清凉河，今天的水可真好啊！明仔边走边盯着河里的水，幻想着里面拥挤着一个个的小水妖，正跳出水面来跟他打招呼。他正琢磨着下午回来时要和麦子黄去游个痛快，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一声大喊：“明仔，明仔！”

明仔抬起头，东张西望，除了大榕树，却看不到一个人影儿。

“谁？谁在叫我？”

“我！”树叶里传出来一个声音，“我在这儿！”

“麦子黄？”明仔抬起头，看到麦子黄的脸从树叶里露了



出来，他有些奇怪，“这么早你爬到树上去干什么？”

麦子黄指指头顶上：“你看！”

明仔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只见在一棵大树丫上，挂着一个瓦片风筝。

明仔摇摇头：“你想把它取下来？只怕你够不着。”

麦子黄说：“我要不把它取下来，麦子秀得把我烤了吃。”

“是阿秀的风筝？”

阿秀是麦子黄那个七岁的妹妹，一个胆小如兔、温柔如小鹿的一年级小女生。如果说麦子黄是明仔的第一条小尾巴，那阿秀就是明仔的另一条小尾巴，总是跟在他后面，声音甜甜地叫着“明仔哥”。

“对啦。问题的关键是昨天是我把它弄到那儿去的。阿秀已经哭了一个晚上了。”

“得了，你快下来吧，你去告诉阿秀，就说待会儿我去镇上给她捎一个更好的来。”

“我都已经把我自己那个最好的风筝给她了，她还是不干，非得要这个，估计你买一个回来她也不答应。”

“真的？不会吧，阿秀才不会像你这么死脑筋呢。我给她买一个最好最大的。”

“还是不灵。那熊孩子认了真，就是用八匹马再加上个你，都甭想拉回来。”

“那怎么办啊？”阳光太强烈，明仔用手遮住眼睛。

“怎么办？你上来帮我拿啊！”